

江泽民为何迫害法轮功

香港《前哨》杂志曾刊登“江泽民终生后悔的两大事件”，揭示了江泽民的自认告白：这辈子做过两件愚蠢之事，一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，下令中国大使馆人员不能撤退。二是打压法轮功。

权力欲、妒嫉心极强的江泽民，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，是在和党“争夺群众”。同时，法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，反衬出中共的一切不正，也是江泽民不能容忍的。

1998年下半年，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，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，得出“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”的结论，还提到“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”的古训，江泽民大为不悦。此后，江泽民及其党羽不断制造事端，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，于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。

中共的本质是“假、恶、斗”，与法轮功的“真、善、忍”是根本对立的。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，是其本质决定的。◇



▲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“烧”焦，但最易燃烧的头发大部分完好，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也翠绿如新。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汽油着起火来，能达到500多度，人在这汽油大火中不用一分钟，就能被烧死。然而，王进东稳坐不动，声如洪钟似的喊口号。

原河北涞水县永阳镇邪党副书记刘君临终前的忏悔

【明慧网】回想起我的前夫刘君（曾用名刘军），他生前迫害法轮功而造下的罪业，他临终前的忏悔，仍然是历历在目，发人深省……

刘君，原来是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文化馆的一名演员，以演唱西河大鼓、京东大鼓、相声等曲艺为专长。后来，刘君考取到文化站，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支撑，刘君先任永阳镇文化站站长，后任镇政府办公室主任，又任永阳镇副镇长，之后，任永阳镇邪党党委副书记，退休前，任涞阳社区副主任。

我和刘君原是结发夫妻，都在永阳镇政府上班，我在司法所工作。一九九六年初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一个月内，胃病、神经衰弱、做噩梦、肾结核、尿毒症、肺结核、脑炎后遗症等十几种病全都好了，体重由七十多斤增加到一百零五斤。

参与迫害法轮功 福祸泡汤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那时刘君任永阳镇邪党党委副书记。因我不放弃修炼，为了“转化”我，作为丈夫的刘君，听命于县乡两级政府机关和政法委、“六一零”的指使，常常对我大打出手，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，我脸上、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。他还用离婚要挟我，镇党委政府以开除工作要挟我。

二零零一年三月，就在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，刘君和我离了婚，我还没出看守所，没拿到离婚证书，刘君就再婚。

正好那时，一位亲戚找到我母亲，想介绍刘君去当镇长，亲戚跟我母亲说：“这回可好了，刘君可以升正职了。我的一个同学在三坡镇任书记，想调一个有魄力的镇长帮他。我说我有一个亲戚叫刘君，现在永阳镇任副书记。他年富力



强，很有魄力，把他调过来。”三坡镇镇长很高兴。

我妈说：“哎，好是好哇，可是刘君已和秀凤离婚了，现在秀凤还在看守所关着呢。秀凤还没拿到离婚证，刘君就又结婚了。”我的亲戚生气地说：“算了吧，他这官是当到头了，这个线我也不牵了。人家一看因为妻子炼法轮功，就和正在被关押的结发妻子离婚，这不是落井下石吗？人家也不敢接受这种人哪！”

退休前，刘君也仅仅是涞阳社区的副主任，等于是降了职。

一张“荣誉证书”曝光刘君参与迫害法轮功

二零零一年三月，刘君再婚后不久，得了脑血栓，留下了后遗症，走路一瘸一瘸的，脸浮肿得走了形。二零一四年初，刘君又与再婚的妻子离婚。

二零一五年七月，刘君再次严重脑出血，出血量超过脑中枢线。在涞水县医院，医生在他头上凿了个洞，把瘀血抽了出来。医生说这种情况的最终结果，一个是生存期很短，也许几个月或一年半载；一个是成为植物人。我儿子找到我，让我照顾他父亲。

我在照顾刘君期间，给他整理书籍时，偶然发现一张中共河北省涞水县委员会，曾给时任永阳镇邪党委副书记的刘君颁发的“荣誉证书”，内容是：刘君在二零零零年度“解决和处理法轮功问题工作”中成绩“显著”，二零零一年三月被评为“先进个人”。

刘君得到“荣誉证书”的时间，正是中共迫害法轮（见下页）

(接上页) 功最疯狂的时期, 也正是他和我离婚的时期。

在涑水县委、政府、政法委、“六一零”的施压下, 刘君曾经往死里打我, 逼我放弃法轮大法修炼, 逼迫我和他离婚。刘君也参与了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。

中共这一张所谓的“荣誉证书”足以使他兴奋不已, 助长了刘君跟中共恶党走, 迫害法轮功不遗余力。这张“荣誉证书”既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铁证, 也等于同时给刘君这个生命下了一份“死刑判决书”。在他的影响下, 原涑水县永阳镇派出所所长也和修炼法轮功的妻子离了婚。

刘君的忏悔

二零一五年七月, 刘君再次严重脑出血, 我在涑水县医院照顾他期间, 我给他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, 他很快就醒过来了。出院后, 刘君彻底的瘫痪在床了。

回家后, 前期, 他的意识还是很清醒的, 他总是自言自语的说: “共产(邪)党骗了我, 我上了共产(邪)党的当了。”我问他: “共产(邪)党怎么骗了你?”他说: “这些年, 搞计划生育、征收公粮、征收税款, 样样工作我都是冲在前, 卖着命的给共产(邪)党干。打压法轮功, 我连你都不要了。到头来, 我是妻离子散, 连个正职都没有, 现在共产(邪)党还欠着我好几年的工资还没给。共产(邪)党就是卸磨杀驴。我真后悔为什么对共产(邪)党那样死心塌地?”其实, 刘君给中共干的越多, 犯下的罪业越大。

他说: “《九评共产党》说共产党是邪教, 是魔鬼, 说的一点都不错, 把共产党的邪恶说的是淋漓尽致。中共是邪透了。当时, 他们(指县政法委、“六一零”和镇党、政主要人员)让我把你打残了, 说宁可养个傻子、瘸子, 也不能让你再炼法轮功。也不让你到处跑, 因为你的目标太大, 影响力太大。我当时就是想保护你, 也保护不了。我也不愿意打你, 可是我不打你, 他们会打你, 他们打的更

狠。每次他们把你抓到靶场或党校迫害时, 小策(注: 我们儿子)和我晚上都抱头痛哭。

咱们离婚后, 小策一路嚎啕大哭: 叫我妈回家! 叫我妈回家! 晚上, 他高烧到四十度不退, 孩子是急火攻心哪, 差点死了。为了有人管孩子, 不得已, 我才再婚。可是, 从此儿子承受了天大的打击。我下乡去, 把他寄养在别人家里, 他成了野孩子。现在儿子好不容易成家立业了, 我再也不叫小策从政了, 跟着共产(邪)党都没有好下场。我也知道法轮大法好, 我也断断续续地跟你炼了两年。可是, 我经不起共产党的迫害, 我也不能丢了我的工作。”

由于刘君脑血管不断的渗血, 他不断地抽搐, 身体逐渐萎缩, 一只手象面条一样软, 不能拿东西, 另一只手严重收缩, 攥成拳头, 再也伸不直了。

他非常后悔地说: “我这都是报应啊! 我骂过李老师, 骂过大法, 烧过大法书、毁坏过李老师的法像、讲法录音带、录像带。我还往死里打你。”

刘君的醒悟

我每天给他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, 或者和他一起学法。不断的播放《九评共产党》和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、《解体党文化》、神传文化等音频。

我问他: “你愿意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吗?”他说: “愿意, 我早就想退出来了。”我又问: “你愿意发表声明, 向大法师父和大法认错吗?”他说: “我愿意。”我帮他写了《严正声明》。我问: “你愿意控告恶首江泽民吗?”他说: “愿意。这个魔头可把我害苦了, 用我的真名实姓控告。”我写好后, 念给他听, 他很满意。我帮他把诉江状发到了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法院。

我说: “你病好后, 先做什么?”他说: “我先去救人, 把我们这一批乡镇里退休的入过党、团、队都给他们退了。还有, 我还要继续炼法轮功。”

刘君在悔恨中走完余生

虽然大法师父给刘君延长了寿命, 但是由于他的罪业太大, 身体状况不断的恶化。他的脑血管不断的出血, 每出一次血, 他就往死里抽搐。一次抽得最厉害的时候, 他的上下牙死死的咬住了舌头, 把舌头都咬出了血。我怕他把舌头咬下来, 就用铁勺和改锥撬开他的牙, 在上下牙之间放了一根筷子。

随着刘君身体的恶化, 他的神志时而清醒, 时而糊涂, 身体瘦得象个木乃伊。他一阵阵凄惨的喊: “哎哟, 他们把我捆起来打我, 我好疼啊! 你快拉开他们哪! 快着, 救救我呀!”我说: “谁打你呀?”他说: “两个穿着黑衣裳的人, 拿着棍子打我呢!”

二零一七年九月的一天早上, 象往常一样, 我把因脑出血瘫痪三年多的刘君扶起来, 准备喂他饭。他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, 点了一下头。瞬间, 刘君眼睛一闭, 整个干枯黄灰的脸象帷幕一样“唰”的落了下来, 也就是一秒钟。我使劲的喊他: “刘君! 刘君!”可是, 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。他就这样匆匆地走了。逝年六十五岁。

刘君, 这个为共产邪党卖命, 想通过迫害法轮功从而得到升迁, 却反被欺骗, 背着一身的罪业、怀着悔恨, 遗憾地走完了他的余生。

刘君死后, 身体很绵软, 不象生前那样僵硬。送往太平间的时候, 他的一只胳膊软软的、一摆一摆就象活着的人。如果刘君不被中共邪党欺骗、逼迫, 不迫害法轮功、不迫害我, 他就不会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。

好在刘君忏悔了, 退党了, 控告了江魔头, 消去了很多罪业。

后记

这篇文章主要是写给那些曾经和还在死心塌地迫害法轮功, 为共产党卖命的中共各类人员。当我看到那些因迫害法轮功的人将面临的悲惨下场时, 慈悲心促使我把刘君生前因迫害法轮功的而遭到的凄惨下场写出来, 希望能使人们从中吸取教训, 早日醒悟。(节选) ◇